

詩經傳註

卷三

鄭第七

鄭譜云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予懼及焉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東號也

鄆爲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鄭語疇作華作莘

毛河右說詩丙曰子言鄭聲淫朱子據之以淫鄭詩如何乙曰鄭聲非鄭詩也子夏對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本一類而尚不同若詩與聲則不同之極者虞書詩言志聲依永聲與詩明分爲二丹鉛錄曰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雨過於節曰淫聲溢於詩曰淫聲能溢詩詩豈能溢聲乎乃朱子語類且謂鄭衛同淫而夫子獨放鄭聲者衛詩三十九淫纔四之一鄭詩二十一淫不翅七之五鑿鑿以二國詩篇較淫深淺則夫子當云放鄭詩不當云放鄭聲矣况放者說文逐也廣韻去也左傳正義放棄之也豈有明言逐其詩去其詩放棄其詩而反收之者是明言佞人當遠而反親之也若曰收之以垂戒收即爲放則設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旣已作韶樂以示法復作鄭樂以垂戒韶鄭並作觀者將謂何

甲曰詩原有垂戒者序所謂刺淫非乎乙曰垂戒詩必用戒語如小雅刺讒

刺暴皆傍人指數之未聞讒暴者自道其讒態與暴狀也刺淫亦然故溱洧
蝨棘實有刺語他皆非是且戒淫者欲使人讀之而不淫也乃讀之而淫生
焉此謂之宣淫反曰戒淫何也

曰不然夫讀之而淫生者以淫婦自道其所淫故也鄭詩多此衛卽不然矣
故朱氏謂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豈無見耶曰往以此二語質之張南士
南士作色曰此非君子之言也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各有恥自三
古至於今自南極至於北極必無女求男與淫婦自道其所淫之事明著書
詠者豈獨此方人比戶閨閣乃皆以獻門娼自居也凡鄭詩所謂叔兮伯兮
君子子都皆君臣朋友託辭比事離騷所謂蹇脩姚姱古詩所謂美人君子
皆托興之辭而宋人以淫志逆之遂誣爲淫婦贈淫夫而不之察也

戊曰然則彼狡童兮亦朋友相憶之辭耶何以言之乙曰此在東林講會有

成說矣當時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並無男女字而謂之淫奔何也忠憲未能答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風季曰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張衡淫奔耶傍一人不平遽曰然則彼狡童兮稱爲狡童非淫奔乎曰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曰箕子麥秀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其所稱者受辛也君也與君淫奔耶忠憲起揖曰如先生言必如先生者而可與言詩

又曰宋黎立武作經論中有云少時讀箕子禾黍歌怒焉流涕稍長讀鄭風狡童詩而淫心生焉出而視隣人之婦皆若目挑心招怪而自省夫猶是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二語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生淫心者豈其詩有二乎解之者之故也然則解詩當慎矣逞臆解說鍛成淫失恐古經無邪之旨必不若是

又曰且詩有關乎史事不止辭句者衛孫林父逐衛君而齊鄭之君皆會於晉晉侯並享之齊國景子與鄭子展私於叔向謂晉爲盟主如何反爲孫林父而執衛侯是爲臣執君似乎非禮趙文子以告晉侯晉侯宣言衛侯之罪使叔向轉告二君是時國子賦轡之柔矣此逸詩也不知何義子展賦將仲子兮其意蓋取多言可畏衛侯雖有罪而衆人之言皆謂晉爲臣執君不可爲法晉侯乃許歸衛侯則此一賦詩挽回大義調停人國事立君臣之分通賓主之情何其正大若淫奔之詩奚以矢口

又曰詩通乎君臣又通乎夫婦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引此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夫夫婦可據淫詩耶

又曰况春秋賦詩之例若果淫詩未有不面斥者當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隲其時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等七人相從趙孟因曰七子從

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終君之貺使武亦得以觀七子之志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卽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聞也以爲此詩刺淫亂不宜賦及故面斥之且復退而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則刺淫且不可賦其嚴如此及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卽拜曰吾子之惠也夫野有蔓草朱子所謂淫詩也淫則何以稱貺何以明志何以拜惠且同一淫詩而向以一則面斥一則面諛其不倫又若是然則以當時鄭大夫本國之詩之解見諸實事明白可據而區區數千年後之一儒謂足以非所是而黑所白難矣且不特此也又曰後此昭十六年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當時子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蘼兮此五詩者皆朱氏之所稱爲淫詩者也然而鄭國諸

卿盡賦之宣子又並受之且並頌之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又曰鄭其庶乎
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向使五詩皆淫詩則在諸
子必擇己國之淫詞以爲貺辱宣子耶自辱耶不出鄭志者志淫耶抑志醜
耶而宣子又甘歷受其淫貺而不之怪即使宋朝遇嫪毐亦不必盡發其淫
語而盡語之有若此矣張南士嘗曰疑善從實疑惡從虛君子之志也未有
數千年並無惡形而世遠年淹之後可無端而強坐曰如是如是若以爲春
秋諸事不足盡信則六經可廢矣

又曰南史袁粲傳粲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之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蓋以詩言君子有常雖處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如此事
實載之可感言之可思而淫說一行俱使歇絕田汝成曰旣無以助名教而
祇以導淫佚此何意也

庚曰如青青子衿序謂刺學校而朱氏確然以爲淫奔以爲詞意儂薄施之學校不相似也此豈無說乎乙曰此正全不識詩而漫然以妄臆斷之者也詩人有故爲儂語而實重故爲薄語而實厚者袞衣留周公詞亦似儂然情則重矣麥秀傷故都語雖甚薄然思則厚矣且風人之旨意在言外故言不足以盡意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之閻潛邱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儂儂數言但閨閣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匹賢達之意乎風人寓言其不可猝辨類如此請卽以此質朱氏凡以意逆志須灼知其詩出於何世傳於何時與所作者何如人乃可逆之若止就讀句勢髣想像卽鑿然定爲何詩其冤抑者不旣多乎

又曰青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儂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有據者北

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凌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北史大寧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凌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卽朱氏白鹿洞賦亦云廣青衿之疑問寧他時儼薄此時不儼薄耶

又曰胡安國作春秋傳最爲無禮惟鄭風諸詩則一遵古序其於鄭忽出奔傳曰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也孺兮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然則宋人說詩自朱傳外亦無不遵序者予作春秋傳則不從胡氏之說以鄭忽不取齊女爲無罪而在詩則風人刺譏但較成敗失勢昧時便無倚賴所謂辭昏本無過亡援頗可惜此當以春秋解詩不當以詩解春秋者而朱氏極駁之歷將其所云刺忽之詩改爲淫奔且別作調笑語曰春秋最苦是鄭忽將欲以此杜學者之

口則倔彊甚矣甲曰褰裳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惟男女相謔其辭甚安若云鄭突篡君求救大國可曰豈無他人乎乙曰此非毛鄭之解乃春秋之詩而春秋大夫自解之者當昭十六年晉韓宣子聘於鄭是時鄭方倚晉以拒楚而宣子爲晉上卿且甚賢乃復以鄭商玉環之故與宣子抗則其郊餞時賦詩言志重申其倚恃大國之意尙何敢以豈無他人自露其二心於晉別求荆楚開鄭罪戾而子太叔賦褰裳而不爲嫌宣子聞之而不爲怪且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一似其言固然彼此相安而不之覺正以作詩之本事原爲求救大國之辭也夫風人之旨言有甚傲而實殷甚慢而實迫者不必男女始安非男女卽不安也不然子太叔何以儼賦此詩宣子何以受之而更爲之辭讀經至此而猶惘然不一省眞狂夫矣故曰詩義有在必不可以陋儒之腹揣度辭句此其証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宜爲韻館粲韻好造韻蓆作韻○序曰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國人周國之人也

朱註

鄭人不得爲緇衣之服適卿士之館也

然入於鄭風者猶許夫人作載驅而入於鄘也○緇黑色王之卿士居私朝之服也子指武公也適其館舍問候之也還而又與之以粲言好之無已也

朱註蓆大也

傳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收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

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言亦可畏也

里杞母韻懷畏韻牆桑兄韻園檀言韻○序曰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此詩人代莊公辭仲之言也仲數諫莊公請除叔段故云然○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也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傳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箋豈敢愛之謂非私愛其弟也仲謀固可思而父母偏責之言亦可畏也諸兄公族也傳人之多言謂兄弟不相容之言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莊公置母於隧加君以矢罪何可道但其待弟一節怨恨其不義有之而不忍遽翦亦有之觀春秋傳能除而不除既克不殺而任其奔共及後又思之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則序所

謂小不忍者亦天性之未盡泯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田人仁韻狩酒好韻野馬武韻○序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於田國人說而歸之○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謂居人皆不如叔故叔出如無人耳冬獵曰狩蓋段多材勇宵小獻諛遂成禍亂莊公當擇賢輔以弼教之或取其黨與而誅滅之可也乃縱之狂背詩人所以刺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禴禴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仰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

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鵠音保
棚音冰

馬組舞舉虎所女韻黃襄行揚韻射御韻控送韻鵠首手阜韻慢罕韻棚弓
韻○序曰刺莊公也叔多材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前篇于田自田也此
于田從公田也藪澤禽之府也烈列也列人以舉火也具俱也禮禘肉袒也
暴虎空手搏虎也狃習也二句愛之之辭乘黃四馬皆黃也兩服中央夾轅
者襄駕也言上駕之馬也鴈行少次服後也忌語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
舍拔曰縱覆驪曰送朱註驪白雜毛曰鵠如手如左右手之相佐助也阜盛也
慢馬行遲也罕矢發稀棚卽左傳之冰箭箒也釋棚解箒以覆矢也鬯盛弓
之器鬯弓發之於鬯也言其田畢而閒暇有餘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在彭駟介劓劓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廕廕二矛重喬

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彭補反

彭翳英翔韻消熙喬遙韻軸陶抽好韻軸當爲尤韻平聲○序曰刺文公也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
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
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公子素鄭臣時狄侵衛
箋疏○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高克將清邑之兵故曰清人介甲也翳翳馳驅
不息之貌二矛酉矛夷矛也英朱英矛飾也消亦河上地熙熙武貌喬高也
二矛刃以次高重累而相負揭也軸亦河上地陶陶亦馳驅貌傳左御者也
右車右也言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刀自居中央爲軍
之容好而已箋師之潰在卽矣故春秋曰鄭棄其師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宴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濡侯淪韻飾力直韻宴粲彥韻○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大夫朝服也如濡潤澤也

傳

洵信也直毛順也侯美也

朱註

舍處也不渝

不變也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也

傳

豹飾以豹皮緣袖也甚武有力卽豹皮

而見之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司主也宴鮮盛貌

傳

古者絲以

英裘三英卽五紵之類也粲光明貌彥士之美稱由服以觀其人立命也主直也彥美也國之楨幹也而何今之不然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韃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

我讒兮不韃好也

摻所攬反
韃市坎反